

无论公历还是农历,今年都是个好年。

公历,2022,有幸邂逅三个“2”——三个“爱”,一生中肯定仅此一次。“仁者爱人”,爱是人间最美好的情感,也是人类自救的惟一“疫苗”、惟一处方!

农历,岁次壬寅,虎年。虎虎生威,如虎添翼,龙腾虎跃,虎啸龙吟,“气吞万里如虎”……

虎的故事不知几多。有也凑趣讲一个。讲我翻译的村上春树与虎、与中

身为越剧艺术的大宗师,王文娟开创了一个流派。但她的影响,远非局限于“王派”,而是推动整个剧种大踏步地前进。越剧的人气毋庸置疑,艺术价值却有过长久的争议。如果说,昆曲《十五贯》是一个救活一个剧种,那么越剧《红楼梦》的出现,就可说是彻底奠定越剧艺术崇高地位的标志。

整出戏成功的核心,正是在王文娟扮演的林黛玉身上。这么说并非忽视徐玉兰的宝玉的成就,而是林黛玉这个人物,真的太难扮演了。在娇花照水、弱柳扶风的外表下,隐藏着“螯背三山独立名”的才情与傲骨,这样一位千古才女,常被一味弱化、小化地表演。

无论唱腔设计,做功舞蹈,还是一种更为综合的艺术表现,大艺术家所呈现的,不止是一时之登峰造极。她将这样的境界刻入历史,通过自己的影音资料,也通过王派表现该角色的程式与规范,二者相辅相成,在戏曲舞台上为黛玉开出一片净土。对王文娟本人来说,历经《追鱼》《春香传》《则天皇帝》等剧登上高峰,复由《红楼梦》而至极顶,可说是一位表演艺术家发展历程最理想的实践。

然而,之后是那十年,越剧《红楼梦》电影版被封。解封后,王文娟荣登实际意义上的中国影史票房最高女演员——在那个人均收入几十元的时代,这部电影的票房超过两亿元!这是后世哪位演员可以相比的?可艺术规律的另一方面,往往也指向了盛极而衰。到达这样的巅峰之后,一位表演艺术家要如何发展?这是一个极严峻的问题。王文娟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降的演出,既有《西园记》这样古典风格的艺术精品,也有《忠魂曲》这样的革命现代戏的尝试。但若选择一部集大成者,一部堪与《红楼梦》并列的代表作,那就非《孟丽君》莫属。对一位越剧旦角演员来说,孟丽君这个人物有着高度的复杂性,人们常说该剧大量融合小生的表演,其实还不止于此。

袁雪芬有名言,昆曲是越剧的“奶妈”。越剧小生的划分没有昆曲复杂,但孟丽君一方面女扮男装而中功名,几乎通篇以小生的面目出现;另一方面,人物一路官至宰相的定位,又使之迥异于才子佳人式的小生形象。或许,倒是昆曲小生中的大冠生(扮演地位极高的人物或仙人)的定位与之相近。王文娟在唱腔设计,歌唱的细节修饰,以及做功、表情方面的成就,其核心在于:不脱离原作浪漫主义幻想的背景对人物的唯美化处理,同时围绕她独特的身份,做出最细致、到位的把握。“塑造”隐藏于人物之中。

对越剧这个年轻的剧种而言,演出孟丽君的故事算得历史悠久。近40年中,却主要还是通过王派的表演,让这个人物作为丰碑立在舞台上。对一位戏曲演员来说,“象”——他/她塑造的人物是否具有一种气象、境界,是一个崇高的衡量标准。拍摄电视剧版《孟丽君》时,王文娟已至艺术生命的尾声,却正是在人物的气象中,留下自己重归巅峰的不朽光辉。

江南地区,千百年来蕴育着文人骚客“梦里水乡,水墨丹青”的江南情怀,而上海是江南水乡古镇资源丰硕的地区,亦是极具“江南文化”的区域之一。我曾经在朱家角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,当时因工作原因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的古镇,2019年再次受到上海市文旅局委托,带领博士研究生对枫泾镇、张堰镇、朱家角镇、金泽镇等11个历史文化名镇的景观风险、历史街区业态、文旅融合类型等进行考察调研。调研发现:大多数古镇旅游模式仍然较为粗放,吃喝玩乐内容大同小异,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,无非是划船、传统小吃,临走再买点特产,以一日游甚至两小时游和两小时游为主。店铺家家无新意,空有躯壳外表,很多游人发出这样的感慨:“不去看觉得挺后悔,可是看了觉得更后悔,真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,有

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”

当越来越多的古镇原住民搬离出去,古镇原本浓郁的生活气息也随之抽离,很多古镇正逐渐缺失特有的文化底蕴和自己独有的“美”,取而代之是千篇一律商业建筑、雷同化的旅游产品。尽管近年来,外来的咖啡馆、书吧、画廊和美术馆的影子越来越多,但是古镇商业化强加的无差别的“美”,仍旧无法深度吸引人们。

美是人类最根本的精神需求,美可以通过艺术共享给所有人。事实上,每个古镇都有它独特的美学特质和人文内涵,我们可以用艺术语言重建新时代江南水乡令人向往的生活美学,实现古镇的“各美其美,美人之美,美美与共”,

使之成为城市人文价值的内涵映射。因此,我作为一个政协委员,写下了如下提案进行呼吁:

用创意设计将古镇文化基因符号化、视觉化、体验化,融入到“民俗活动、空间营造、服装服饰、生活美食”中,突出生活美学的韵味打造,营造古镇的“当代美”;针对性的恢复原生样态,构筑古韵画意的江南意境,提振古镇的“形式美”;用声光电艺术等高科技营造水乡夜游景观,创设古镇的“另类美”;规划“江南味”和“海派风”兼具的“一村一品,一村一果,一村一花”的文创亮点,增设国际语种的特色,展现国际认同的“中国美”,真正做到“镇镇有差异,家家有个性”,使每一个到访的游人深切感

受到古镇饱含浓郁生活气息的“有温度的美”,既为古镇生活方式赋能,也为古镇原住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提质增效。

“人人尽说江南好”“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?”想起来江南总是很美,这样一派悠然闲适的理想生活,是我们心中的诗与远方,是梦中永恒的乡愁。今天,我们打造“最美”江南水乡古镇,是为了在高楼林立、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森林中留住记忆中故乡的模样,在海派文化、红色文化、江南文化多元交融的格局中,重塑江南古镇的特有之美,将它深切融入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当中。

这几年来,不知为什么雪少了。人们嘴里经常会冒出“暖冬”这个词。一到冬天我们就开始盼望雪的降临,然而经常是一个冬过去,雪还没有来。

这几天,北京被雪铺满了,许多人用手机拍下清晨的雪景。必须赶紧拍,因为上班的人流和车辆涌上街头,地上的雪马上就消失了。

雪!下雪了!漫天飞舞的大雪,飘洒而下。足足下了两天没停。那天早上,我被来上班的小时工冯姐大声大气地喊醒了,大姐!起来看看,下雪了!

果然,拉开窗帘便看见天空是清蒙蒙的雾色,冷淡的天光,雪花大如鸽子蛋,从容淡定轻柔舒缓地从天而降。“哇!下雪了嘿!”我像根弹簧一样从床上跳起来,把窗帘整个拉开。

这景色已经是久违了的。北京,其实并不缺少雪,从我幼时的记忆开始,每年都会会在冬季看到这样的雪景,接触到雪的感觉总是很好。

雪这东西有个美好的外表,它是基本凝固的结晶体,聚在一起就是有透明感。长时间的雪下,从地面的冷温度,层层叠叠便形成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雪景,雪后初晴时的阳光照射之下,晶莹剔透。浪漫的人便开始大做文章,把雪做了多少形容。洁白纯洁啊,透明无瑕啊,像纯良的心地,像从未被污染过的处女地……那无数的美好的描述都是人们送给雪的赞美。

其实,它不就是水吗?当雪开始由于地温的上升开始化成水的时候,冰冷的雪水伴着由于泥土的入侵变得肮脏的时候,谁还会说雪是透明而又无瑕的雪,就是水,是地上的水由于高温而蒸发形成水汽升腾而上,再由于天空的低温使之凝固变成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大片云朵,之后又由于天空气温的变化开始幻化成水汽被地球吸引,回归土地。这个过程中咱们看见的那些半结晶的物体就是人们最喜爱的雪喽。

小时候,北京的冬天永远少不了雪,我家的院子中央总会出一个雪人。把满院子的雪扫在一起,堆起来,堆得高高的,再用铁锹拍一个圆圆的小一些的雪球,放在大雪堆上,就是雪人的脑袋,在这个脑袋上塞两个煤球,煤球下面插一根胡萝卜,这就是雪人的脸。有一次我想自己推一个雪球,就在院子里和一个来家里玩的小朋友用手撮了一个小雪球,然后在满院子的厚厚积雪上滚,开始那个雪球只有皮球那么大,后来就是越来越大,推动的速度也越来越慢,推到后来这个雪球足有二十个皮球加起来那么大,后来就连地皮都被带起来了,泥土掺杂在里面。球很大,但是我看到了黑色的泥土还有许多杂物混在里面,那些东西玷污了白色的雪。本来就并不很圆满的泥雪球一点都不好看,然后我就兴趣索然,把那个傻兮兮的大泥雪球擀在了地当央不管它了。祖母看着那个大脏球,再看看穿着棉袄棉裤裹得像个冬枣的我,胸前、袖子、裤子都已经湿乎乎脏乎乎了,因为我后来完全是全身趴在雪球上用尽了全身力量在推球的。老祖母还很高兴地说,小双真不错,会干活了啊,把院子的雪都扫了一大半。

对雪的清晰记忆还有一次,是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,那一次是我爸爸从中国到美国讲学在芝加哥停留几天,我那时在印地安纳音乐学院读书,离芝加哥不远。我坐了一架只有八个座位的小飞机从我所在地飞半小时到达芝加哥。下了飞机我就发现,糟了,衣服穿少了,这地方好冷啊!也没人告诉我芝加哥是个冰雪之城啊。到处冰天雪地,人们穿着各种厚厚的装裹行色匆匆。我穿着一件薄薄的长毛线衣,外面一件厚厚的夹大衣,一条薄毛围巾。这哪行!我的两条穿着线袜的腿不停地互相碰撞,停下来就会觉得要冻僵了。那时候好年轻,冻得鼻子脸通红,后来竟然也没有感冒。

这样体验几年前又有过一次。2016年,北京朝阳区文联和美国休斯敦华人协会共同举办春节联欢,我和几位艺术家一起从北京飞往休斯敦,途经芝加哥转机,结果赶上那里百年不遇的大暴雪。多少次的飞机航班都停飞了,机场外到处都是冰,走路必须小心,要不然就随时摔跟头。我们十几个人被临时分配到不同的几个航班分别飞往休斯敦。对芝加哥的冷我是有深切记忆的,所以对那种临时情况只有坦然接受。我一个人被安置在一个航班,后来又被通知飞机的轮子出什么问题了,就坐在机场里等。到达休斯敦的时候是深夜一点多了,我是代表团中最后一个到达目的地的。

近年来,不知为什么雪少了。人们嘴里经常会冒出“暖冬”这个词。一到冬天我们就开始盼望雪的降临,然而经常是一个冬过去,雪还没有来。

这几天,北京被雪铺满了,许多人用手机拍下清晨的雪景。必须赶紧拍,因为上班的人流和车辆涌上街头,地上的雪马上就消失了。

雪!下雪了!漫天飞舞的大雪,飘洒而下。足足下了两天没停。那天早上,我被来上班的小时工冯姐大声大气地喊醒了,大姐!起来看看,下雪了!

果然,拉开窗帘便看见天空是清蒙蒙的雾色,冷淡的天光,雪花大如鸽子蛋,从容淡定轻柔舒缓地从天而降。“哇!下雪了嘿!”我像根弹簧一样从床上跳起来,把窗帘整个拉开。

这景色已经是久违了的。北京,其实并不缺少雪,从我幼时的记忆开始,每年都会会在冬季看到这样的雪景,接触到雪的感觉总是很好。

雪这东西有个美好的外表,它是基本凝固的结晶体,聚在一起就是有透明感。长时间的雪下,从地面的冷温度,层层叠叠便形成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雪景,雪后初晴时的阳光照射之下,晶莹剔透。浪漫的人便开始大做文章,把雪做了多少形容。洁白纯洁啊,透明无瑕啊,像纯良的心地,像从未被污染过的处女地……那无数的美好的描述都是人们送给雪的赞美。

其实,它不就是水吗?当雪开始由于地温的上升开始化成水的时候,冰冷的雪水伴着由于泥土的入侵变得肮脏的时候,谁还会说雪是透明而又无瑕的雪,就是水,是地上的水由于高温而蒸发形成水汽升腾而上,再由于天空的低温使之凝固变成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大片云朵,之后又由于天空气温的变化开始幻化成水汽被地球吸引,回归土地。这个过程中咱们看见的那些半结晶的物体就是人们最喜爱的雪喽。

小时候,北京的冬天永远少不了雪,我家的院子中央总会出一个雪人。把满院子的雪扫在一起,堆起来,堆得高高的,再用铁锹拍一个圆圆的小一些的雪球,放在大雪堆上,就是雪人的脑袋,在这个脑袋上塞两个煤球,煤球下面插一根胡萝卜,这就是雪人的脸。有一次我想自己推一个雪球,就在院子里和一个来家里玩的小朋友用手撮了一个小雪球,然后在满院子的厚厚积雪上滚,开始那个雪球只有皮球那么大,后来就是越来越大,推动的速度也越来越慢,推到后来这个雪球足有二十个皮球加起来那么大,后来就连地皮都被带起来了,泥土掺杂在里面。球很大,但是我看到了黑色的泥土还有许多杂物混在里面,那些东西玷污了白色的雪。本来就并不很圆满的泥雪球一点都不好看,然后我就兴趣索然,把那个傻兮兮的大泥雪球擀在了地当央不管它了。祖母看着那个大脏球,再看看穿着棉袄棉裤裹得像个冬枣的我,胸前、袖子、裤子都已经湿乎乎脏乎乎了,因为我后来完全是全身趴在雪球上用尽了全身力量在推球的。老祖母还很高兴地说,小双真不错,会干活了啊,把院子的雪都扫了一大半。

对雪的清晰记忆还有一次,是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,那一次是我爸爸从中国到美国讲学在芝加哥停留几天,我那时在印地安纳音乐学院读书,离芝加哥不远。我坐了一架只有八个座位的小飞机从我所在地飞半小时到达芝加哥。下了飞机我就发现,糟了,衣服穿少了,这地方好冷啊!也没人告诉我芝加哥是个冰雪之城啊。到处冰天雪地,人们穿着各种厚厚的装裹行色匆匆。我穿着一件薄薄的长毛线衣,外面一件厚厚的夹大衣,一条薄毛围巾。这哪行!我的两条穿着线袜的腿不停地互相碰撞,停下来就会觉得要冻僵了。那时候好年轻,冻得鼻子脸通红,后来竟然也没有感冒。

这样体验几年前又有过一次。2016年,北京朝阳区文联和美国休斯敦华人协会共同举办春节联欢,我和几位艺术家一起从北京飞往休斯敦,途经芝加哥转机,结果赶上那里百年不遇的大暴雪。多少次的飞机航班都停飞了,机场外到处都是冰,走路必须小心,要不然就随时摔跟头。我们十几个人被临时分配到不同的几个航班分别飞往休斯敦。对芝加哥的冷我是有深切记忆的,所以对那种临时情况只有坦然接受。我一个人被安置在一个航班,后来又被通知飞机的轮子出什么问题了,就坐在机场里等。到达休斯敦的时候是深夜一点多了,我是代表团中最后一个到达目的地的。

近年来,不知为什么雪少了。人们嘴里经常会冒出“暖冬”这个词。一到冬天我们就开始盼望雪的降临,然而经常是一个冬过去,雪还没有来。

这几天,北京被雪铺满了,许多人用手机拍下清晨的雪景。必须赶紧拍,因为上班的人流和车辆涌上街头,地上的雪马上就消失了。

雪!下雪了!漫天飞舞的大雪,飘洒而下。足足下了两天没停。那天早上,我被来上班的小时工冯姐大声大气地喊醒了,大姐!起来看看,下雪了!

果然,拉开窗帘便看见天空是清蒙蒙的雾色,冷淡的天光,雪花大如鸽子蛋,从容淡定轻柔舒缓地从天而降。“哇!下雪了嘿!”我像根弹簧一样从床上跳起来,把窗帘整个拉开。

这景色已经是久违了的。北京,其实并不缺少雪,从我幼时的记忆开始,每年都会会在冬季看到这样的雪景,接触到雪的感觉总是很好。

雪这东西有个美好的外表,它是基本凝固的结晶体,聚在一起就是有透明感。长时间的雪下,从地面的冷温度,层层叠叠便形成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雪景,雪后初晴时的阳光照射之下,晶莹剔透。浪漫的人便开始大做文章,把雪做了多少形容。洁白纯洁啊,透明无瑕啊,像纯良的心地,像从未被污染过的处女地……那无数的美好的描述都是人们送给雪的赞美。

其实,它不就是水吗?当雪开始由于地温的上升开始化成水的时候,冰冷的雪水伴着由于泥土的入侵变得肮脏的时候,谁还会说雪是透明而又无瑕的雪,就是水,是地上的水由于高温而蒸发形成水汽升腾而上,再由于天空的低温使之凝固变成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大片云朵,之后又由于天空气温的变化开始幻化成水汽被地球吸引,回归土地。这个过程中咱们看见的那些半结晶的物体就是人们最喜爱的雪喽。

小时候,北京的冬天永远少不了雪,我家的院子中央总会出一个雪人。把满院子的雪扫在一起,堆起来,堆得高高的,再用铁锹拍一个圆圆的小一些的雪球,放在大雪堆上,就是雪人的脑袋,在这个脑袋上塞两个煤球,煤球下面插一根胡萝卜,这就是雪人的脸。有一次我想自己推一个雪球,就在院子里和一个来家里玩的小朋友用手撮了一个小雪球,然后在满院子的厚厚积雪上滚,开始那个雪球只有皮球那么大,后来就是越来越大,推动的速度也越来越慢,推到后来这个雪球足有二十个皮球加起来那么大,后来就连地皮都被带起来了,泥土掺杂在里面。球很大,但是我看到了黑色的泥土还有许多杂物混在里面,那些东西玷污了白色的雪。本来就并不很圆满的泥雪球一点都不好看,然后我就兴趣索然,把那个傻兮兮的大泥雪球擀在了地当央不管它了。祖母看着那个大脏球,再看看穿着棉袄棉裤裹得像个冬枣的我,胸前、袖子、裤子都已经湿乎乎脏乎乎了,因为我后来完全是全身趴在雪球上用尽了全身力量在推球的。老祖母还很高兴地说,小双真不错,会干活了啊,把院子的雪都扫了一大半。

对雪的清晰记忆还有一次,是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,那一次是我爸爸从中国到美国讲学在芝加哥停留几天,我那时在印地安纳音乐学院读书,离芝加哥不远。我坐了一架只有八个座位的小飞机从我所在地飞半小时到达芝加哥。下了飞机我就发现,糟了,衣服穿少了,这地方好冷啊!也没人告诉我芝加哥是个冰雪之城啊。到处冰天雪地,人们穿着各种厚厚的装裹行色匆匆。我穿着一件薄薄的长毛线衣,外面一件厚厚的夹大衣,一条薄毛围巾。这哪行!我的两条穿着线袜的腿不停地互相碰撞,停下来就会觉得要冻僵了。那时候好年轻,冻得鼻子脸通红,后来竟然也没有感冒。

这样体验几年前又有过一次。2016年,北京朝阳区文联和美国休斯敦华人协会共同举办春节联欢,我和几位艺术家一起从北京飞往休斯敦,途经芝加哥转机,结果赶上那里百年不遇的大暴雪。多少次的飞机航班都停飞了,机场外到处都是冰,走路必须小心,要不然就随时摔跟头。我们十几个人被临时分配到不同的几个航班分别飞往休斯敦。对芝加哥的冷我是有深切记忆的,所以对那种临时情况只有坦然接受。我一个人被安置在一个航班,后来又被通知飞机的轮子出什么问题了,就坐在机场里等。到达休斯敦的时候是深夜一点多了,我是代表团中最后一个到达目的地的。

近年来,不知为什么雪少了。人们嘴里经常会冒出“暖冬”这个词。一到冬天我们就开始盼望雪的降临,然而经常是一个冬过去,雪还没有来。

这几天,北京被雪铺满了,许多人用手机拍下清晨的雪景。必须赶紧拍,因为上班的人流和车辆涌上街头,地上的雪马上就消失了。

雪!下雪了!漫天飞舞的大雪,飘洒而下。足足下了两天没停。那天早上,我被来上班的小时工冯姐大声大气地喊醒了,大姐!起来看看,下雪了!

果然,拉开窗帘便看见天空是清蒙蒙的雾色,冷淡的天光,雪花大如鸽子蛋,从容淡定轻柔舒缓地从天而降。“哇!下雪了嘿!”我像根弹簧一样从床上跳起来,把窗帘整个拉开。

这景色已经是久违了的。北京,其实并不缺少雪,从我幼时的记忆开始,每年都会会在冬季看到这样的雪景,接触到雪的感觉总是很好。

雪这东西有个美好的外表,它是基本凝固的结晶体,聚在一起就是有透明感。长时间的雪下,从地面的冷温度,层层叠叠便形成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雪景,雪后初晴时的阳光照射之下,晶莹剔透。浪漫的人便开始大做文章,把雪做了多少形容。洁白纯洁啊,透明无瑕啊,像纯良的心地,像从未被污染过的处女地……那无数的美好的描述都是人们送给雪的赞美。

其实,它不就是水吗?当雪开始由于地温的上升开始化成水的时候,冰冷的雪水伴着由于泥土的入侵变得肮脏的时候,谁还会说雪是透明而又无瑕的雪,就是水,是地上的水由于高温而蒸发形成水汽升腾而上,再由于天空的低温使之凝固变成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大片云朵,之后又由于天空气温的变化开始幻化成水汽被地球吸引,回归土地。这个过程中咱们看见的那些半结晶的物体就是人们最喜爱的雪喽。

小时候,北京的冬天永远少不了雪,我家的院子中央总会出一个雪人。把满院子的雪扫在一起,堆起来,堆得高高的,再用铁锹拍一个圆圆的小一些的雪球,放在大雪堆上,就是雪人的脑袋,在这个脑袋上塞两个煤球,煤球下面插一根胡萝卜,这就是雪人的脸。有一次我想自己推一个雪球,就在院子里和一个来家里玩的小朋友用手撮了一个小雪球,然后在满院子的厚厚积雪上滚,开始那个雪球只有皮球那么大,后来就是越来越大,推动的速度也越来越慢,推到后来这个雪球足有二十个皮球加起来那么大,后来就连地皮都被带起来了,泥土掺杂在里面。球很大,但是我看到了黑色的泥土还有许多杂物混在里面,那些东西玷污了白色的雪。本来就并不很圆满的泥雪球一点都不好看,然后我就兴趣索然,把那个傻兮兮的大泥雪球擀在了地当央不管它了。祖母看着那个大脏球,再看看穿着棉袄棉裤裹得像个冬枣的我,胸前、袖子、裤子都已经湿乎乎脏乎乎了,因为我后来完全是全身趴在雪球上用尽了全身力量在推球的。老祖母还很高兴地说,小双真不错,会干活了啊,把院子的雪都扫了一大半。

对雪的清晰记忆还有一次,是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,那一次是我爸爸从中国到美国讲学在芝加哥停留几天,我那时在印地安纳音乐学院读书,离芝加哥不远。我坐了一架只有八个座位的小飞机从我所在地飞半小时到达芝加哥。下了飞机我就发现,糟了,衣服穿少了,这地方好冷啊!也没人告诉我芝加哥是个冰雪之城啊。到处冰天雪地,人们穿着各种厚厚的装裹行色匆匆。我穿着一件薄薄的长毛线衣,外面一件厚厚的夹大衣,一条薄毛围巾。这哪行!我的两条穿着线袜的腿不停地互相碰撞,停下来就会觉得要冻僵了。那时候好年轻,冻得鼻子脸通红,后来竟然也没有感冒。

这样体验几年前又有过一次。2016年,北京朝阳区文联和美国休斯敦华人协会共同举办春节联欢,我和几位艺术家一起从北京飞往休斯敦,途经芝加哥转机,结果赶上那里百年不遇的大暴雪。多少次的飞机航班都停飞了,机场外到处都是冰,走路必须小心,要不然就随时摔跟头。我们十几个人被临时分配到不同的几个航班分别飞往休斯敦。对芝加哥的冷我是有深切记忆的,所以对那种临时情况只有坦然接受。我一个人被安置在一个航班,后来又被通知飞机的轮子出什么问题了,就坐在机场里等。到达休斯敦的时候是深夜一点多了,我是代表团中最后一个到达目的地的。

近年来,不知为什么雪少了。人们嘴里经常会冒出“暖冬”这个词。一到冬天我们就开始盼望雪的降临,然而经常是一个冬过去,雪还没有来。

这几天,北京被雪铺满了,许多人用手机拍下清晨的雪景。必须赶紧拍,因为上班的人流和车辆涌上街头,地上的雪马上就消失了。

雪!下雪了!漫天飞舞的大雪,飘洒而下。足足下了两天没停。那天早上,我被来上班的小时工冯姐大声大气地喊醒了,大姐!起来看看,下雪了!

果然,拉开窗帘便看见天空是清蒙蒙的雾色,冷淡的天光,雪花大如鸽子蛋,从容淡定轻柔舒缓地从天而降。“哇!下雪了嘿!”我像根弹簧一样从床上跳起来,把窗帘整个拉开。

这景色已经是久违了的。北京,其实并不缺少雪,从我幼时的记忆开始,每年都会会在冬季看到这样的雪景,接触到雪的感觉总是很好。

雪这东西有个美好的外表,它是基本凝固的结晶体,聚在一起就是有透明感。长时间的雪下,从地面的冷温度,层层叠叠便形成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雪景,雪后初晴时的阳光照射之下,晶莹剔透。浪漫的人便开始大做文章,把雪做了多少形容。洁白纯洁啊,透明无瑕啊,像纯良的心地,像从未被污染过的处女地……那无数的美好的描述都是人们送给雪的赞美。

其实,它不就是水吗?当雪开始由于地温的上升开始化成水的时候,冰冷的雪水伴着由于泥土的入侵变得肮脏的时候,谁还会说雪是透明而又无瑕的雪,就是水,是地上的水由于高温而蒸发形成水汽升腾而上,再由于天空的低温使之凝固变成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大片云朵,之后又由于天空气温的变化开始幻化成水汽被地球吸引,回归土地。这个过程中咱们看见的那些半结晶的物体就是人们最喜爱的雪喽。

小时候,北京的冬天永远少不了雪,我家的院子中央总会出一个雪人。把满院子的雪扫在一起,堆起来,堆得高高的,再用铁锹拍一个圆圆的小一些的雪球,放在大雪堆上,就是雪人的脑袋,在这个脑袋上塞两个煤球,煤球下面插一根胡萝卜,这就是雪人的脸。有一次我想自己推一个雪球,就在院子里和一个来家里玩的小朋友用手撮了一个小雪球,然后在满院子的厚厚积雪上滚,开始那个雪球只有皮球那么大,后来就是越来越大,推动的速度也越来越慢,推到后来这个雪球足有二十个皮球加起来那么大,后来就连地皮都被带起来了,泥土掺杂在里面。球很大,但是我看到了黑色的泥土还有许多杂物混在里面,那些东西玷污了白色的雪。本来就并不很圆满的泥雪球一点都不好看,然后我就兴趣索然,把那个傻兮兮的大泥雪球擀在了地当央不管它了。祖母看着那个大脏球,再看看穿着棉袄棉裤裹得像个冬枣的我,胸前、袖子、裤子都已经湿乎乎脏乎乎了,因为我后来完全是全身趴在雪球上用尽了全身力量在推球的。老祖母还很高兴地说,小双真不错,会干活了啊,把院子的雪都扫了一大半。

对雪的清晰记忆还有一次,是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,那一次是我爸爸从中国到美国讲学在芝加哥停留几天,我那时在印地安纳音乐学院读书,离芝加哥不远。我坐了一架只有八个座位的小飞机从我所在地飞半小时到达芝加哥。下了飞机我就发现,糟了,衣服穿少了,这地方好冷啊!也没人告诉我芝加哥是个冰雪之城啊。到处冰天雪地,人们穿着各种厚厚的装裹行色匆匆。我穿着一件薄薄的长毛线衣,外面一件厚厚的夹大衣,一条薄毛围巾。这哪行!我的两条穿着线袜的腿不停地互相碰撞,停下来就会觉得要冻僵了。那时候好年轻,冻得鼻子脸通红,后来竟然也没有感冒。

这样体验几年前又有过一次。2016年,北京朝阳区文联和美国休斯敦华人协会共同举办春节联欢,我和几位艺术家一起从北京飞往休斯敦,途经芝加哥转机,结果赶上那里百年不遇的大暴雪。多少次的飞机航班都停飞了,机场外到处都是冰,走路必须小心,要不然就随时摔跟头。我们十几个人被临时分配到不同的几个航班分别飞往休斯敦。对芝加哥的冷我是有深切记忆的,所以对那种临时情况只有坦然接受。我一个人被安置在一个航班,后来又被通知飞机的轮子出什么问题了,就坐在机场里等。到达休斯敦的时候是深夜一点多了,我是代表团中最后一个到达目的地的。

近年来,不知为什么雪少了。人们嘴里经常会冒出“暖冬”这个词。一到冬天我们就开始盼望雪的降临,然而经常是一个冬过去,雪还没有来。

这几天,北京被雪铺满了,许多人用手机拍下清晨的雪景。必须赶紧拍,因为上班的人流和车辆涌上街头,地上的雪马上就消失了。

雪!下雪了!漫天飞舞的大雪,飘洒而下。足足下了两天没停。那天早上,我被来上班的小时工冯姐大声大气地喊醒了,大姐!起来看看,下雪了!

果然,拉开窗帘便看见天空是清蒙蒙的雾色,冷淡的天光,雪花大如鸽子蛋,从容淡定轻柔舒缓地从天而降。“哇!下雪了嘿!”我像根弹簧一样从床上跳起来,把窗帘整个拉开。

这景色已经是久违了的。北京,其实并不缺少雪,从我幼时的记忆开始,每年都会会在冬季看到这样的雪景,接触到雪的感觉总是很好。

雪这东西有个美好的外表,它是基本凝固的结晶体,聚在一起就是有透明感。长时间的雪下,从地面的冷温度,层层叠叠便形成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雪景,雪后初晴时的阳光照射之下,晶莹剔透。浪漫的人便开始大做文章,把雪做了多少形容。洁白纯洁啊,透明无瑕啊,像纯良的心地,像从未被污染过的处女地……那无数的美好的描述都是人们送给雪的赞美。

其实,它不就是水吗?当雪开始由于地温的上升开始化成水的时候,冰冷的雪水伴着由于泥土的入侵变得肮脏的时候,谁还会说雪是透明而又无瑕的雪,就是水,是地上的水由于高温而蒸发形成水汽升腾而上,再由于天空的低温使之凝固变成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大片云朵,之后又由于天空气温的变化开始幻化成水汽被地球吸引,回归土地。这个过程中咱们看见的那些半结晶的物体就是人们最喜爱的雪喽。

小时候,北京的冬天永远少不了雪,我家的院子中央总会出一个雪人。把满院子的雪扫在一起,堆起来,堆得高高的,再用铁锹拍一个圆圆的小一些的雪球,放在大雪堆上,就是雪人的脑袋,在这个脑袋上塞两个煤球,煤球下面插一根胡萝卜,这就是雪人的脸。有一次我想自己推一个雪球,就在院子里和一个来家里玩的小朋友用手撮了一个小雪球,然后在满院子的厚厚积雪上滚,开始那个雪球只有皮球那么大,后来就是越来越大,推动的速度也越来越慢,推到后来这个雪球足有二十个皮球加起来那么大,后来就连地皮都被带起来了,泥土掺杂在里面。球很大,但是我看到了黑色的泥土还有许多杂物混在里面,那些东西玷污了白色的雪。本来就并不很圆满的泥雪球一点都不好看,然后我就兴趣索然,把那个傻兮兮的大泥雪球擀在了地当央不管它了。祖母看着那个大脏球,再看看穿着棉袄棉裤裹得像个冬枣的我,胸前、袖子、裤子都已经湿乎乎脏乎乎了,因为我后来完全是全身趴在雪球上用尽了全身力量在推球的。老祖母还很高兴地说,小双真不错,会干活了啊,把院子的雪都扫了一大半。

对雪的清晰记忆还有一次,是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,那一次是我爸爸从中国到美国讲学在芝加哥停留几天,我那时在印地安纳音乐学院读书,离芝加哥不远。我坐了一架只有八个座位的小飞机从我所在地飞半小时到达芝加哥。下了飞机我就发现,糟了,衣服穿少了,这地方好冷啊!也没人告诉我芝加哥是个冰雪之城啊。到处冰天雪地,人们穿着各种厚厚的装裹行色匆匆。我穿着一件薄薄的长毛线衣,外面一件厚厚的夹大衣,一条薄毛围巾。这哪行!我的两条穿着线袜的腿不停地互相碰撞,停下来就会觉得要冻僵了。那时候好年轻,冻得鼻子脸通红,后来竟然也没有感冒。

这样体验几年前又有过一次。2016年,北京朝阳区文联和美国休斯敦华人协会共同举办春节联欢,我和几位艺术家一起从北京飞往休斯敦,途经芝加哥转机,结果赶上那里百年不遇的大暴雪。多少次的飞机航班都停飞了,机场外到处都是冰,走路必须小心,要不然就随时摔跟头。我们十几个人被临时分配到不同的几个航班分别飞往休斯敦。对芝加哥的冷我是有深切记忆的,所以对那种临时情况只有坦然接受。我一个人被安置在一个航班,后来又被通知飞机的轮子出什么问题了,就坐在机场里等。到达休斯敦的时候是深夜一点多了,我是代表团中最后一个到达目的地的。

近年来,不知为什么雪少了。人们嘴里经常会冒出“暖冬”这个词。一到冬天我们就开始盼望雪的降临,然而经常是一个冬过去,雪还没有来。

这几天,北京被雪铺满了,许多人用手机拍下清晨的雪景。必须赶紧拍,因为上班的人流和车辆涌上街头,地上的雪马上就消失了。

雪!下雪了!漫天飞舞的大雪,飘洒而下。足足下了两天没停。那天早上,我被来上班的小时工冯姐大声大气地喊醒了,大姐!起来看看,下雪了!

果然,拉开窗帘便看见天空是清蒙蒙的雾色,冷淡的天光,雪花大如鸽子蛋,从容淡定轻柔舒缓地从天而降。“哇!下雪了嘿!”我像根弹簧一样从床上跳起来,把窗帘整个拉开。

这景色已经是久违了的。北京,其实并不缺少雪,从我幼时的记忆开始,每年都会会在冬季看到这样的雪景,接触到雪的感觉总是很好。

雪这东西有个美好的外表,它是基本凝固的结晶体,聚在一起就是有透明感。长时间的雪下,从地面的冷温度,层层叠叠便形成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雪景,雪后初晴时的阳光照射之下,晶莹剔透。浪漫的人便开始大做文章,把雪做了多少形容。洁白纯洁啊,透明无瑕啊,像纯良的心地,像从未被污染过的处女地……那无数的美好的描述都是人们送给雪的赞美。

其实,它不就是水吗?当雪开始由于地温的上升开始化成水的时候,冰冷的雪水伴着由于泥土的入侵变得肮脏的时候,谁还会说雪是透明而又无瑕的雪,就是水,是地上的水由于高温而蒸发形成水汽升腾而上,再由于天空的低温使之凝固变成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大片云朵,之后又由于天空气温的变化开始幻化成水汽被地球吸引,回归土地。这个过程中咱们看见的那些半结晶的物体就是人们最喜爱的雪喽。

小时候,北京的冬天永远少不了雪,我家的院子中央总会出一个雪人。把满院子的雪扫在一起,堆起来,堆得高高的,再用铁锹拍一个圆圆的小一些的雪球,放在大雪堆上,就是雪人的脑袋,在这个脑袋上塞两个煤球,煤球下面插一根胡萝卜,这就是雪人的脸。有一次我想自己推一个雪球,就在院子里和一个来家里玩的小朋友用手撮了一个小雪球,然后在满院子的厚厚积雪上滚,开始那个雪球只有皮球那么大,后来就是越来越大,推动的速度也越来越慢,推到后来这个雪球足有二十个皮球加起来那么大,后来就连地皮都被带起来了,泥土掺杂在里面。球很大,但是我看到了黑色的泥土还有许多杂物混在里面,那些东西玷污了白色的雪。本来就并不很圆满的泥雪球一点都不好看,然后我就兴趣索然,把那个傻兮兮的大泥雪球擀在了地当央不管它了。祖母看着那个大脏球,再看看穿着棉袄棉裤裹得像个冬枣的我,胸前、袖子、裤子都已经湿乎乎脏乎乎了,因为我后来完全是全身趴在雪球上用尽了全身力量在推球的。老祖母还很高兴地说,小双真不错,会干活了啊,把院子的雪都扫了一大半。

对雪的清晰记忆还有一次,是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,那一次是我爸爸从中国到美国讲学在芝加哥停留几天,我那时在印地安纳音乐学院读书,离芝加哥不远。我坐了一架只有八个座位的小飞机从我所在地飞半小时到达芝加哥。下了飞机我就发现,糟了,衣服穿少了,这地方好冷啊!也没人告诉我芝加哥是个冰雪之城啊。到处冰天雪地,人们穿着各种厚厚的装裹行色匆匆。我穿着一件薄薄的长毛线衣,外面一件厚厚的夹大衣,一条薄毛围巾。这哪行!我的两条穿着线袜的腿不停地互相碰撞,停下来就会觉得要冻僵了。那时候好年轻,冻得鼻子脸通红,后来竟然也没有感冒。

这样体验几年前又有过一次。2016年,北京朝阳区文联和美国休斯敦华人协会共同举办春节联欢,我和几位艺术家一起从北京飞往休斯敦,途经芝加哥转机,结果赶上那里百年不遇的大暴雪。多少次的飞机航班都停飞了,机场外到处都是冰,走路必须小心,要不然就随时摔跟头。我们十几个人被临时分配到不同的几个航班分别飞往休斯敦。对芝加哥的冷我是有深切记忆的,所以对那种临时情况只有坦然接受。我一个人被安置在一个航班,后来又被通知飞机的轮子出什么问题了,就坐在机场里等。到达休斯敦的时候是深夜一点多了,我是代表团中最后一个到达目的地的。

近年来,不知为什么雪少了。人们嘴里经常会冒出“暖冬”这个词。一到冬天我们就开始盼望雪的降临,然而经常是一个冬过去,雪还没有来。

这几天,北京被雪铺满了,许多人用手机拍下清晨的雪景。必须赶紧拍,因为上班的人流和车辆涌上街头,地上的雪马上就消失了。

雪!下雪了!漫天飞舞的大雪,飘洒而下。足足下了两天没停。那天早上,我被来上班的小时工冯姐大声大气地喊醒了,大姐!起来看看,下雪了!

果然,拉开窗帘便看见天空是清蒙蒙的雾色,冷淡的天光,雪花大如鸽子蛋,从容淡定轻柔舒缓地从天而降。“哇!下雪了嘿!”我像根弹簧一样从床上跳起来,把窗帘整个拉开。

这景色已经是久违了的。北京,其实并不缺少雪,从我幼时的记忆开始,每年都会会在冬季看到这样的雪景,接触到雪的感觉总是很好。

雪这东西有个美好的外表,它是基本凝固的结晶体,聚在一起就是有透明感。长时间的雪下,从地面的冷温度,层层叠叠便形成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雪景,雪后初晴时的阳光照射之下,晶莹剔透。浪漫的人便开始大做文章,把雪做了多少形容。洁白纯洁啊,透明无瑕啊,像纯良的心地,像从未被污染过的处女地……那无数的美好的描述都是人们送给雪的赞美。

其实,它不就是水吗?当雪开始由于地温的上升开始化成水的时候,冰冷的雪水伴着由于泥土的入侵变得肮脏的时候,谁还会说雪是透明而又无瑕的雪,就是水,是地上的水由于高温而蒸发形成水汽升腾而上,再由于天空的低温使之凝固变成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大片云朵,之后又由于天空气温的变化开始幻化成水汽被地球吸引,回归土地。这个过程中咱们看见的那些半结晶的物体就是人们最喜爱的雪喽。

小时候,北京的冬天永远少不了雪,我家的院子中央总会出一个雪人。把满院子的雪扫在一起,堆起来,堆得高高的,再用铁锹拍一个圆圆的小一些的雪球,放在大雪堆上,就是雪人的脑袋,在这个脑袋上塞两个煤球,煤球下面插一根胡萝卜,这就是雪人的脸。有一次我想自己推一个雪球,就在院子里和一个来家里玩的小朋友用手撮了一个小雪球,然后在满院子的厚厚积雪上滚,开始那个雪球只有皮球那么大,后来就是越来越大,推动的速度也越来越慢,推到后来这个雪球足有二十个皮球加起来那么大,后来就连地皮都被带起来了,泥土掺杂在里面。球很大,但是我看到了黑色的泥土还有许多杂物混在里面,那些东西玷污了白色的雪。本来就并不很圆满的泥雪球一点都不好看,然后我就兴趣索然,把那个傻兮兮的大泥雪球擀在了地当央不管它了。祖母看着那个大脏球,再看看穿着棉袄棉裤裹得像个冬枣的我,胸前、袖子、裤子都已经湿乎乎脏乎乎了,因为我后来完全是全身趴在雪球上用尽了全身力量在推球的。老祖母还很高兴地说,小双真不错,会干活了啊,把院子的雪都扫了一大半。

对雪的清晰记忆还有一次,是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,那一次是我爸爸从中国到美国讲学在芝加哥停留几天,我那时在印地安纳音乐学院读书,离芝加哥不远